

这是杜塞尔多夫老城区一条普通的小街，石子路，不宽。小街位于最繁华、最漂亮的国王大道和莱茵河之间，邻近卡尔广场，那里有个繁荣的集市。

小街名为比尔克街，如果你不经意路过那里，很难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舒曼的故居。从卡尔市场那头进去，最引人注目是12—14号的海因里希·海涅学院，各种路引，标识都指向它。海涅 1797 年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学院就是为保护其遗产，研究其作品，及组织各种展览而建立的，隔窗一窥，设施齐全，颇具规模。

就在海涅学院正对面的 15 号，是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房。从带圆弧形的门洞望进去，有一个小院子，左侧似乎是一个园艺和陶艺类的工作室，正面似乎是个什么公司，玻璃门紧闭着。没有人进出，也没什么任何标志。

我们只能悄悄退后，但毕竟心有不甘，徘徊再三，四处观察。终于在门洞的右边发现了一个打扮的舒曼夫妇浮雕头像，其下有一块长方形的铭牌，标明罗伯特·舒曼和克拉拉·舒曼曾居住于此。此处是 1985 年舒曼诞生 175 周年之际揭幕的。铭牌黑黝黝的，不易引起注意。然后又非常偶然地，在门洞左侧一个装着铁栅栏，拉着帘子的小窗子里，发现一张明信片大小的舒曼和克拉拉的照片，旁边是 44 级大小手写的告示，说明开放时间，原来，门洞里的左侧有一扇小门，由此上楼就是舒曼的故居。终于没有白跑，心中一乐。

舒曼 1810 年 6 月 8 日出生于德国小城茨维考。巧的是，肖邦也是这一天诞生的，后来又都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跟肖邦与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一样，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长跑也同样是艺术史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像 1947 年拍摄的电影《克拉拉与舒曼的梦幻曲》，1983 年拍摄的《春天交响曲》，2008 年拍摄的《琴恋克拉拉》，都是以此为题材的。

无疑，舒曼的天分很高，在各个音乐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他的一生却常常在满满的斗志和深深的沮丧之间摇摆。他是书商的儿子，自小喜爱文学，最终却走上音乐的道路；他想成为钢琴家，却急于求成，弄伤了手指，使梦想破灭，作为指挥，他在沟通能力方面却有所欠缺，被认为不称职；他与岳父老维克坚持 6 年不懈的斗争，甚至不惜对簿公堂，终于迎娶了克拉拉。而克拉拉作为优秀钢琴家的名声，在当时却远远超过了她，这也使他偶感尴尬。他是杰出的音乐评论家，创办了《新音乐杂志》，他的文章生动活泼，充满爱意，他率先为肖邦呼喊：“先生们，请脱帽，天才！”，后来又发现了勃拉姆斯的天才，断言“他就是上帝选中的人”，因为他们打开了事业之门，功不可没。但到 1844 年，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得不把坚持了 10 年的《新音乐杂志》转让他人。作为作曲家，他作品有着强烈的人格色彩，成为新时代的先驱，尤其在钢琴和歌曲方面的成就是更是不朽；但因此也常被误解为只会编曲，或只会写小作品。也许，还是舒曼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评价最确切，“他的评论和作品更多的是主观的头脑中，而非客观的东西，他更多的是靠感觉，而非勤奋，他的头脑中更多的是情感的灵光闪现，而非苦思冥想，……想象力很活跃，却不能实现……他不是天才！……他生来就想做第一。”

1850 年，舒曼应邀担任杜塞尔多夫市乐队指挥。其时，正是他的低谷期。除了精神上的疾患一直折磨着他，当时门德尔死掉了，瓦格纳因参加革命逃亡了，肖邦和他日渐疏远，李斯特与他因对门德尔松意见相左竟至绝交，一些作品的演出反响也不如预期，所以舒曼自感在艺术上陷于孤立。另外，与克拉拉结婚 10 年，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家庭的重负也时时压迫着他，所以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9 月 2 日，舒曼一家到了杜塞尔多夫，受到隆重的欢迎。开始，他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后来又搬了好几个地方，但舒曼

去旅行，不仅仅为了达到了那个最终目的地，更是为了听一听远方传来的声音，看一看远方路上的风景。

在灯会“看”音乐

小时候的我，常常跟随父母家人，交织在城隍庙摩肩接踵的游人中，观灯看景。还记得辛弃疾在《青玉案》所描摹的景象：“东方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对于元宵节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盏盏花灯，除此之外，猜灯谜吃汤圆，和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好不热闹。每一项礼俗都有不同的寓意与心愿，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美好追求。

年初之际，我来到神秘的宝岛台湾，环岛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顺便庆祝一个吉祥的猴年春节。位于台南的高雄，2 月初受到地震影响，但高雄人民的生活依旧，他们乐观、积极，把年度盛典——爱河的花灯置办得温馨美好，祥和惬意。

爱河的两畔花灯缤纷，千百盏精致典雅的花灯齐齐绽放。天上星星，人间灯火，水中倒影，三者相映成趣，颇为壮观。在每一盏花灯上，藏着一个美丽动人的典故传说说：“西厢记”，“梁祝化蝶”，“霸王别姬”，“猴子捞月”等等。花灯的主题千姿百态，有根据生肖猴子制作的可爱造型花灯，也有各种音乐和传说为主题的巨型花灯，你能想到的，在这里，都以花灯的形式呈现。

灯会的入口边，便是一整片的庆祝主题彩灯隧道，耳边自然而然地冒出了梁祝的旋律。同窗共读三载，千古传颂凄婉爱情。无论是传说还是神话，不论是越剧还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故事情节吸引着大家，小提琴的传奇色彩掠过聆听者的憧憬。一曲化蝶千古唱，彩蝶双双永相随。沧海桑田，只有痴情的小提琴，固

上海音讯

始终感到“没有一个舒服的角落”；直到 1852 年秋搬到比尔克街现在的 15 号，才安顿下来。1853 年 9 月 30 日勃拉姆斯第一次造访了舒曼的家，被热情接待，很长时间客居他家。

现在，我们就推开那扇小门，沿着曲折的小楼梯往上走。当年舒曼租了楼上两层，使他和克拉拉工作时可以互不干扰。记得在莱比锡他们也去寻访过舒曼的故居，那个地方给接待得很好，窗明几净，很像个纪念馆的样子。也许那个时候正值舒曼的黄金期，作品如泉喷涌。而眼前的舒曼故居，一楼仍是民居，楼梯狭小，仅能容一人通过。楼梯的两侧贴了许多舒曼和其他音乐家的照片、油画、素描、手稿，还有舒曼一家的照片和画像等，唯有这些，才告诉我们这里曾是舒曼的故居。

舒曼在杜塞尔多夫勤奋工作，不断推出新作，克拉拉又生下了他们的第七个孩子，但短暂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事情起了变化，因为不断受到严重的幻觉和幻听的困扰，舒曼的情绪日渐暴躁多变，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和乐队以及当地的沟通和交流，影响了他的领导和指挥能力。他已难以胜任工作了，终于在 1853 年 10 月 27 日最后一次作为指挥登台后，被迫于 11 月辞职。

情况越来越严重，据克拉拉的日记记载：“1854 年 2 月 10 日，整晚罗伯特耳中都响着一种可怕的声音，一分钟也无法入睡。……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听到的每种声音都变成了音乐，……这令他筋疲力尽。1854 年 2 月 17 日，晚上罗伯特上床后不久，又爬起来写了一段旋律， he 说是天使唱给他的歌”。然后他再度躺下，亢奋地盯着天花板说了一整晚。早上，天使们变成了魔鬼，唱着可怕的音乐，告诉他他是个罪人，准备将他投进地狱。他变得歇斯底里，痛苦地尖叫，好像它们像虎狼般用爪爪捉住了他。”

1854 年 2 月 27 日，狂欢节的第二天，一个穿着绣花睡衣，戴着面具的男子从莱茵河的一座古桥上跳了下去，企图自杀。幸好被人看见了救了起来。此人就是舒曼，他精神崩溃，连克拉拉也认不出了。随后他被送进了波恩附近埃登希希那里，弗朗兹·理查兹医生生的精神病院。克拉拉一直没有被允许见他，直到舒曼去世的前两天。1856 年 7 月 29 日，舒曼在爱麦克拉拉的怀中突然逝去，终年仅 46 岁。7 月 31 日舒曼安葬于波恩老墓地。

在勃拉姆斯、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等众多友人的安慰和帮助下，克拉拉不遗余力整理、演奏、推广舒曼的作品。40 年后在法兰克福去世。勃拉姆斯奔波 14 小时赶来为她送葬，不足一年，他也离开了人世。

从舒曼故居出来，想拍一张照片，这才发现，在二、三楼之间的墙上挂有很大的舒曼故居的字样，但即便站在对面海涅学院那边，也无法拍一张全照照片。

1935 年由著名音乐大师—胡戈·拜尔策教授提出，将杜塞尔多夫包括由克拉拉·舒曼于 1902 年创办的舒曼音乐学院等三间音乐学校合并，成立了罗伯特·舒曼音乐学院，即现在的国立德国舒曼高等音乐学院的前身。1981 年由杜塞尔多夫舒曼协会发起举办了第一届舒曼音乐节，延续至今。

舒曼在杜塞尔多夫度过了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里他获得了他一生唯一固定的职位，即作为该市的首席总监，并经历了真正的创作巅峰，虽然最后的结果不是很圆满，但时间已经证明一切，历史的脚印不会轻易被抹去，人们并没有忘记他。

杜塞尔多夫，这个当年人口不足五万的莱茵河畔小渔村，如今成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又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的中心，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德国广告、会展、服装、通讯业的重要中心。诚如海涅曾满怀深情所写的那样：“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非常美，如果在远方想起它，如果凑巧生在那里，那种感觉是很妙的。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觉得好像我总想立即回去。”

守着恒古的凄美，把千年的眼泪，吟唱成永恒的旋律。碰巧的是，上海交响乐团即将在今年 8 月份举办的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要求所有进入半决赛的选手都要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也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曲目。然而在上海和纽约展开的“双城调查”中，结果知晓梁祝者比例远低于预期，尤其是年轻人的情况更加糟糕。

尽管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人走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各大乐团每年的世界巡演风火火火，纽约、多伦多等地区会在春节举办新春音乐会，然而中国音乐真的走出去了吗？本土的年轻人尚且不知梁祝，何况欧美国家的听众？而一些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要在国外听到，也很难。这或许是中国音乐人需要集体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爱河，大部分的学生都为各个学校的师生共同完成，有小学、中学也有大学学生参与。每一盏花灯都有小小想象力，造型独特，满满外国的地方风情，看灯也成为了一种享受。而且我能想象孩子们和老师师傅手工制作花灯其乐融融的画面，如果自己也能够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制作花灯该多好。台湾的花灯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流动的“音乐”，是一场光与影的协奏曲，节日里的那些风俗人情，犹如一幅充满民族气息的隽永诗画，蕴含着大家智慧结晶的光芒，文脉根深，无可复制。在历经岁月洗淘后的今天，依然栩栩生辉地镶嵌在两岸人们的心上。

当中国建筑遇上西洋音乐厅

坐着高铁从南到北，一路风光旖旎。台北、和上海有着一样的城市风貌和历史底蕴，就像

童心未泯 诗韵流长

贾立夫

也许是“六一”儿童节临近的缘故吧，我愈加想会两位为少年儿童奉献一生的好友。他们都是儿童文学工作者，是我国少儿诗坛上一双熠熠生辉的明星。他们是：陈镛康和王成荣。

陈镛康原是一所小学的音乐教师，孩子的天真烂漫和校园的多彩生活，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开始执笔为文，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小朋友的所思所想。1956 年他发表了一首由他作词的歌曲，以后他一发不可收，作品也日臻成熟。我在许多刊物上见到他富有灵气的佳作。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在一起创作会议上相识，共同的爱好让我们从同行变成朋友。那时，他已经调入上海市少年宫，担任《少先队活动》编辑。工作繁杂，他依然创作不断，在上海少儿歌词创作队伍中，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主将。

他把少儿歌词创作当作事业，当作使命，没有丝毫的懈怠。他的作品飞出上海，飞向全国，飞进校园，飞进千千万万少年儿童的心里。那时，我国刚刚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多数人都为在经济浪潮而奔波。镛康甘于寂寞，孜孜以求，坚守这块少有人问津的园地，50 年付出，50 年不悔。我曾问他如何能心不改的原因，他说：“我国有三亿儿童，与之相比，适合他们的作品太少了，他们应当有他们自己的歌。”心怀儿童，童心未泯，他才会写出孩子们喜爱的文学作品。

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儿童语言，是镛康创作的艺术特点。比如那首流传甚广的《哦，十分钟》：“听那丁零零的下课声送来十分钟，来吧，来吧，大家都来轻松轻松。让我们疲劳的眼睛看一看蓝天，让我们紧张的大脑吹进清风……”他从平凡的生活中间取素材，用诗意的语言描述小朋友的课余时间，写得很有新意。国内许多著名作曲家愿意为他的谱曲，律成发、功夫、铁源、金广鑫、黄淮、侯小声等，都是他创作合作伙伴。作家、评论家枫林在中国当代歌词创作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陈镛康：“他从 50 年代末即涉足歌词并专注于儿童歌词，其作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和到位的。

成荣是今年三月患胰腺癌走的，这种病晚境很痛苦。我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如此折磨一个有才华、有爱心的好人。他的近世才熟悉他的人 and 喜爱他作品的人难过和悲恸。他走的时候，我吟诗一首向他道别，一生耕作醉童谣，老当益壮笔难跳。今日翩然鹤驾去，天堂依旧有新苗。

两位老友，你们的童心犹存人间，你们的诗韵源远流长，永远滋润着少年朋友的稚嫩的心灵，一千年，一代代，……

劣更依我响间为主，式样美观居其次，于是中国建筑遇上西洋音乐，世界一流的音场设计因此诞生。”虽然没能有机会在音乐厅里听上一场音乐会，在这样的空间内，完全可以想象当乐队拉出第一个音符，耳边回响的声音有多么美妙和谐。国家音乐厅内不定期有高水平的音乐演奏，有很多欧美知名乐团造访，乐季安排的中西合办，票价也不高，很亲民。

我的同学嫁到了台北，成为了一名台北的媳妇，她告诉我，不论是音乐厅或戏剧厅的节日，国家两厅院永远爱乐者满堂。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台湾民众的文化消费力和水准非常高，他们愿意投资自己的精神食粮，就像随处可见的 24 小时营业的诚品书店，不管你去看书喝咖啡或者买一些文创用品，大家都是安静地看书思考。台北人是幸福的，处处洋溢着大量文化活动的城市，在每个高校，在夜市，在西门汀，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好玩的艺术形式。

国家音乐厅门外，很多年轻人带着音响在这里练舞，跳舞、交流。他们从容而舞，形舒适广”。有一位白衣年轻姑娘的舞姿令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的舞姿那样雍容不迫，表情又是那么忧郁不已，实难用语言来形容。开始的动作，像是俯身，又像是仰望远方；像是来，又像是离开。按着舞下去，像是飞翔，又像步行；像是竖立，又像斜倾。很好奇她的内心在思索些什么。

此刻，周围的几棵树纷纷扬落下了些许树叶，这些舞蹈的精灵，时而旋转着轻盈的身子，时而唱出哗啦啦的歌声，那样的场景美好温馨。在一个午后，多希望时光能够暂停，定格在这一刻，什么也不去想，看着他们，聆听音乐，尽情享受时光之美。

当然本届“上海之春”推出的新人并不止她们两位。除了两位已享盛誉的年轻小提琴家黄蒙拉和年轻钢琴家宋思衡各举办了独奏会外，上海民族乐团的唐一雯、李宛慈、陆莎莎等举办的以“绽放”为题的音乐会，确实是一群年轻的优秀女演奏家如鲜花般地“绽放”，给人印象深刻。上海歌舞团席嘉娟、孟雪、苏美玲、陈翔翔、王译琳五位“八

设计台北国家音乐厅的杨卓成建筑师曾说过：“表演场所之成败在于音响是否成功，其优劣更依我响间为主，式样美观居其次，于是

SHANGHAI MUSICAL NEWS

上海音讯

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

2016 年 6 月 25 日 第 2 期 (总第 76 期) 上海音协网址:www.shmusic.org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B)第 0048 号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百花烂漫满台“春”

——祝贺第 33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圆满落幕

本报讯 5 月 18 日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第 33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由伊姆德黑兰交响乐团担纲演出。演出前舞台上方的大屏幕上放映出上海音乐舞蹈届代表性的老中青艺术家对“上海之春”举办的感想、祝愿和希望，营造了场内热烈的欢乐气氛，表明第 33 届“上海之春”圆满落幕。

本届“上海之春”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18 日的 21 天里举办了 51 个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演出，参演的有包括来自海外 10 多个国家在内的近 40 个音乐舞蹈团体，有数十万中外观众欣赏了艺术家们各呈异彩、百花烂漫的精彩表演，许多万民众也都兴高采烈地参与了本届“上海之春”多彩多姿的参演的群众的群文活动。因此本届“上海之春”充分体现了专业性、群众性和国际性。

名家团示范性演出

“上海之春”举办 57 年来，始终不渝葆有邀集名家团参与演出的精品意识，选入的节目和团体不仅要有广泛性，而且要有高质量。“上海之春”是每年音乐舞蹈创作演出成果的集中展示，是历来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节目在舞台上的响亮再现，所以“上海之春”要体现非常性质的示范性、导向性，邀集名家团参与演出就显得非常必要。

本届“上海之春”的开幕式演出就是一“场”经典·传承”的音乐会，演出的是历届“上海之春”涌现的精品佳作，有序曲《红旗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黔岭素描》选章、为双簧管与交响乐团而作的《冬雪》、《第二狂想曲》等。当晚尚有经典芭蕾剧目《白毛女》的第二场舞蹈演出，上海芭蕾舞团的第六代优秀芭蕾演员范晓枫、吴虎生领衔献技，曾指挥此舞剧在国内外演出的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演奏。两场“中国钢琴百年经典表演”，不仅具有传承历史和传承经典的意义，而且对当今钢琴作品的创作和演奏，都具有标杆式样的启示。

本届“上海之春”首次设立的“大师系列”，亦体现了邀集名家团演出的办节宗旨。上海民族乐团主办的“玉笛犹传飞声在”音乐会，是对 1962 年在第 3 届“上海之春”获首年轻首奖而成为笛子名家的俞逊发的纪念，所演的节目多为俞逊发创作的笛子精品。“把心交给祖国”是 86 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 70 多年来部分创作成果的呈现。《起季平音乐会》则把这位的著名作曲家多年创作的杰作在“上海之春”首次亮相。身为著名作曲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小刚”也在百忙之中专程来沪，与四川爱乐乐团协办了他以“中国故事”为系列主题的力度《锦绣天府》作品音乐会。

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郑明勋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沪首演爱沙尼亚著名作曲家阿沃·梅尔特的作品音乐会，以及郑明勋在交大音乐厅举办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亦是本届“上海之春”竖持名家团演出的亮点。瑞士著名音乐家之一的罗曼德管弦乐团音乐会，著名女高唱家黄英与指挥家、钢琴家张亮合作的“莺歌燕语”独唱音乐会等，在邀集名家团演出的同时同样呈现了夺目的光彩。《回忆·创新——上海市舞蹈名作粹粹专场演出了从 1959 年至 2015 年选出的舞蹈创作的精品力作，也是一次舞蹈艺术成果展示和回顾。

秉持扶持新人新作宗旨

从 1960 年 5 月创办“上海之春”开始，就确立了扶持新人新作的办节宗旨，57 年内的历届“上海之春”始终坚持这一经久不变的原则，从而涌现了许多音乐新人，有些已经成为当今上海音乐界的名宿大家；也涌现了大量音乐新作，有些经过时间和观众的考验，已经成为了音乐经典和深受好评的杰作。“上海之春”为年轻的音乐家提供了展示聪明才智的创作和表演成绩的平台，为他们的成长和脱颖而出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本届“上海之春”在扶持新人新作方面仍然不遗余力。开幕式上就有明显的体现，当晚演出推出了两位新人，一位是得到南音家徐真传的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生、第 10 届中国金钟奖小提琴金奖获得者、担任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独奏的陈家怡；一位是出任作曲家王建民《第二胡狂想曲》独奏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第 10 届中国金钟奖二胡金奖获得者陆秋文。两位女音乐生精湛成熟的演奏，得到了广泛好评，不愧为本届“上海之春”推出的新人。

当然本届“上海之春”推出的新人并不止她们两位。除了两位已享盛誉的年轻小提琴家黄蒙拉和年轻钢琴家宋思衡各举办了独奏会外，上海民族乐团的唐一雯、李宛慈、陆莎莎等举办的以“绽放”为题的音乐会，确实是一群年轻的优秀女演奏家如鲜花般地“绽放”，给人印象深刻。上海歌舞团席嘉娟、孟雪、苏美玲、陈翔翔、王译琳五位“八〇后”的“五朵金花”新民歌演唱会，也以颇具实力的歌唱彰显了她们作为民歌新秀的风貌。“大有作为”百人百琴大提琴音乐会、“于斯斯乐”钢琴奖学金暨 2016 年全国青少年钢琴艺术展演音乐会、上海舞蹈青年编导实验剧场——西藏舞蹈诗《生息》等专场，均以各具特色的精彩演出，体现了培养艺术人才方面所作的辛勤努力。

推出原创作品的新成果，大力提倡和促进新作品的创作、演出，一直是每届“上海之春”的“重头戏”。上海音乐家协会因此推出了《海上新梦》原创新作音乐会，已经举办了 9 届，由委约和征集选拔参加此标题音乐会的许多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重视和好评，有力地激励了本土作曲家和外省市作曲家参与《海上新梦》创作的积极性。本届“上海之春”推出的《海上新梦 X——“丝路畅想”管弦乐、声乐新作品音乐会》，邀集了著名作曲家张孟东、叶国辉、夏良、温德青、周相林以及张皎、张路、于梦石等青年作曲家创作了一批具有地方风情和历史气息的反映丝绸之路地区的器乐与声乐作品，这些作品在音乐的旋律性和可听性，以及如何使音乐与群众的欣赏习惯相结合的诸方面作了新的探索。由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

上海音乐学院是历届“上海之春”贡献精品作品较多的重要创作力量。本届“上海之春”中上音连续推出“一带一路”之声——作曲系教师创作交响乐新作音乐会和“春天的律动 IV”——民族管弦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前者由上海音协副主席、青年指挥家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出了徐坚强、吕黄、沈叶、秦锐、钱枫瀛几位作曲家的委约新作。这些新作融合了“一带一路”广阔天地富有异域风情的音乐元素，其中有不少的音乐想象力和在写作技法方面的创造性实践。后者由吴强教授执棒上音青年民族管弦乐团，演出了金复载、陈晓峰、臧恒、王征和王乐瑞的四首委约创作的古琴与民族管弦乐队作品。还演出了孔志应应约而作的柳琴协奏曲《赤壁》和王建民的二胡与民族乐队的《忆想叙事曲》。

这两场音乐会上演的新作，是本届“上海之春”扶持新人新作的举措而提供的展示平台。亮相舞台之后，作曲家们可以有机会听取专家和听众的意见，从而进一步修改打磨、精益求精，既保护了作曲家们的创作热情，又使他们得到专业方面的提高。所以说“上海之春”扶持新人新作宗旨的实施，功不可没！

坚持多样性和国际性

“上海之春”走过了 57 年的历程，至今已发展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音乐节，其演出内容涵盖了音乐领域和舞蹈领域的全部艺术品种，体现了多样性的特点。

本届“上海之春”较之往年加大了歌剧、音乐剧和舞剧的演出份量。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两场歌剧《阿蒂拉》。上海交响乐团则首演了李卫导演、郑明勋指挥的拉威尔的独幕剧《西班牙时光》。问世 60 年之后的美国经典歌剧《碧波浪花》首演于本届“上海之春”，曾获美国戏剧最高奖项“托尼奖”的此音乐剧在大剧院连演 8 场，仍供不应求，成为本届“上海之春”整个演出中的高潮之一。由越剧作曲的本土原创音乐剧《海上第一两次亮相于本届“上海之春”，是对本土原创音乐剧的肯定和扶持，在舞剧及舞剧新作展演中，有原创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大型舞蹈诗《忆》、多媒体舞蹈诗《丝路驿站》等。

“上海之春”既标示为“国际音乐节”，就力求在国际上形成影响，扩大知名度，成为国际上与一些著名音乐节为伍的音乐类艺术节。诚如上海音协主席、上海之春”组委会副主任许宜所讲：“上海之春”也要在国际上不断扩大合作，计划刚世界各大音乐节联手，建立“朋友圈”。

本届“上海之春”特别推出了体现“一带一路”国策的演出，引进了 13 台国外专场，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瑞士、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乐团和音乐家登台献演。他们参与这样的演出，不仅可知道有一个“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而且通过他们多彩多姿的表演，增加了互相之间的艺术交流，这对扩大“上海之春”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是一种促进。

本届“上海之春”在吸引市民参与性方面亦作了许多努力，较为突出的是在“节日”中举办了延续多年特色的“中华号角——2016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其中示范性演出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专场音乐会、围绕本届“上海之春”演出，首次举办了“音乐中的真善美”市民文艺活动。此外还联系本届“上海之春”的演出而举办了音乐剧发展论坛、中国钢琴音乐经典百年回顾学术研讨会、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座谈会，这些研讨和座谈对总结经验、分析成败、激励创作、培养新人，有深刻的意义。

红色帷幕已落下，花开时节再迎春”。第 33 届“上海之春”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播下了第 34 届“上海之春”举办的希望种子，将在明春继续绽放大地“上海之春”的优良传统，开拓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四衣）



吴国钧 1927 年生于江苏扬州，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幼年于青年深受家乡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熏陶，自学二胡、京胡、竹笛、月琴、口琴和箫等乐器。1948 年考入苏州国立社教学院艺教系音乐组，音乐组老师全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主课声乐老师由应尚能教授，副科钢琴师从张寿伟教授，作曲和声师从刘雪庵教授，音乐欣赏师从钱仁康教授，试唱练耳师从胡荫明教授。1949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

1955 年从声乐系毕业即被上音院长贺绿汀委派去担任当时全国唯一的上音附小校长，直至 1992 年。在任上音附小校长的 37 年内，他边担任行政职务和承担教学工作，边进行各种合唱作品的创作、编配和指挥。曾率上音附小学生演出团赴欧美亚等国和地区演出。在声乐、声乐教育、钢琴、合唱指挥、舞蹈和戏剧表演、舞美设计、书法等均显示了独特才能。在他主持上音附小工作时，现今成为中外乐坛名家的王健、黄英、金力、董晨、傅人长、居文沛、顾晓曼、严洁敏等都在上音附小学习。

1992 年退休后赴美国，又组织和指挥华人合唱团演出中外合唱作品。2014 年在中国合唱百年纪念大会上，荣获中国合唱协会颁发的“中国合唱终身贡献奖”。

我出自肺腑的答谢词

吕其明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晚上好！请允许我用 6 分钟左右的时间致答谢词。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于三月七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为我举办了作品专场音乐会，今天又在上海大剧院举办我的音乐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在这里，我只想说两个字：谢谢！我感谢亲爱的上海。1940 年，我 10 岁离开故乡参加新四军，19 岁随部队进入上海，弹指一挥间，六十七年过去了，我已成了耄耋老人。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伟大的城市。回顾 1949 年 5 月 27 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整齐列队走在上海的马路，身穿军整洁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支钢笔，小身材小肚，背包上架着一把小提琴盒子，走在队伍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喝着黄浦江的水，上海养育着我，我的生命里融入了难以割舍的上海情结。我在上海的成长，既有欢乐，也有痛苦；既有坎坷，也有辉煌。然而她给了我更多的是欣慰，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意愿和人生的价值。今天，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为上海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自从 1960 年举办“上海之春”以来，新人辈出，新作品不断涌现，“上海之春”已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上海之春”为作曲家展示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氛围与平台。因此，从 1965 年，第 6 届“上海之春”开幕式首演《红旗颂》，到第 33 届“上海之春”上演《使命》，这充分说明，没有“上海之春”就没有《红旗颂》以及我所有的管弦乐作品。我感谢，对老辈音乐家，对“上海之春”充满感激之情。

感谢亲爱的祖国。我无时无刻不浸润的阳光，她的温暖，她的爱，我无时无刻不以我的音符倾诉我的心声。所以，我的音乐会必须为《把心交给祖国》。

感谢亲爱的党。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回想 1945 年 8 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共产党书》在老家乡里，油灯照耀 15 岁的我向党宣誓，为

人民服务的文艺方向，经历磨炼，献身人生，赋予使命，在火热的生活中，不断点燃灵感，洋溢激情，焕发青春，成就梦想，为祖国、为党作为作曲家展示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氛围与平台。因此，从 1965 年，第 6 届“上海之春”开幕式首演《红旗颂》，到第 33 届“上海之春”上演《使命》，这充分说明，没有“上海之春”就没有《红旗颂》以及我所有的管弦乐作品。我感谢，对老辈音乐家，对“上海之春”充满感激之情。

感谢亲爱的祖国。我无时无刻不浸润的阳光，她的温暖，她的爱，我无时无刻不以我的音符倾诉我的心声。所以，我的音乐会必须为《把心交给祖国》。

（此为著名作曲家吕其明 5 月 9 日晚在上海大剧院《把心交给祖国》音乐会演完后，上台谢幕时讲的一番话。全文洋溢着一位党员作家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的无限深情，含义深远。本报特刊出他的这番讲话，以饯读者，题目系编者所加。）

纪录片《90 后指挥家》获奖

曹鹏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演奏家的辛勤指引、培育下，这些自闭症孩子逐渐摆脱原来自我封闭的状态，融入社会，焕发智慧，呈现了可喜的成长变化。

《90 后指挥家》获得真实感人，充满激情。片中曹鹏指挥乐队的演奏和自闭症孩子参与的演奏，相互交织、相互交融，形成了贯穿整部纪录片的背景音乐和独特风格。这部获奖纪录片鲜活生动、确切自然地展示了曹鹏无私无悔献身音乐、献身音乐普及、献身启蒙教育自闭症孩子的高尚情操，展示了他们在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地活跃在音乐园地的可贵精神。导演鹿鸣希望她的这部纪录片能将曹鹏老师这股伟岸的艺术力量、人格力量传递给更多人。（施 罗）

同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本报讯 6 月 12 日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公布了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其中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著名古筝演奏家孙文妍被正式认定为非遗派古筝艺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她是上海音乐学院推荐的。

本报讯 5月21日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海轻音乐团举办了建团30周年音乐会,演出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海老歌《夜半歌》、巴赫的《托卡塔与赋格》、格什文的音乐剧《西区故事》等中外经典名曲。同时演出了《那就是我》、《请到天涯海角来》等在听众中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由著名音乐家屠巴海指挥。

1986年初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和屠巴海、著名歌手沈小岑等共同创建了《上海轻音乐团》,这是全国第一个轻音乐团,也是至今唯一的国有大型流行音乐表演团体。当年的1月4日在上海万体馆,上海轻音乐团举行了“群星璀璨歌星舞晚会”同年在第12届“上海之春”,此团又举行了“万紫千红总是春”专场轻音乐会。朱逢博为上海轻音乐团第一任团长。朱逢博在演唱和推动我国民族歌曲及流行歌曲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早在1979年她就录制发行了中国大第第一盒流行歌曲盒带(蔷薇处处开)。屠巴海多年来既是团里指挥,又是团里轻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和指挥者。沈小岑作为剧团元老之一,曾是团里主要演唱骨干,她唱红了诸如《哎哟妈妈》、《请到天涯海角来》等流行歌曲。上世纪90年代初她移居澳大利亚后,还经常应邀回上海参加“歌星”的演出。这次为参加庆祝上海轻音乐团建团30周年的音乐会,她是特地从美国飞回上海的。

上海轻音乐团建团30年来,所演原创和改编的轻音乐作品及歌曲有千两百多首,涌现了一大批受人欢迎和赞赏的歌唱家、演奏家。自2009年转企改制后,在有关部門的支持和全团共同努力下,上海轻音乐团逐渐走出了困境,开始了发展繁荣的时期。据现任上海轻音乐团团长褚保杰介绍,目前团里已取得了好角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演出的舞台不仅遍及上海地区,而且辐射到长三角、乃至全国。2015年此团共演出120多场,年演出收入近千万元。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扶持下,上海轻音乐团值此庆祝建团30周年之际,还迁址浦东陆家嘴新团址,成为入驻浦东的首家市级文艺剧团,将为陆家嘴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白领及浦东听众提供更多的音乐服务。

薛范荣获“贡献奖”

本报讯 著名苏俄歌曲翻译家薛范于3月27日上午,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中心组学习交流会”上,被授予了上海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宣讲特别贡献奖”。

数十年来,薛范身志坚贞,以丰富的知识和顽强的毅力,投身于翻译、介绍苏俄歌曲及各国歌曲,为文化交流作出了许多贡献,取得了累累硕果,出版了多部翻译的歌曲集,还举办了众多翻译歌曲的文艺讲座。

去年初,薛范举办了8部苏联“二战”影片的鉴赏讲座,紧接着主要策划举办了两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场音乐会,演出的有中国反法西斯、也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等国“二战”歌曲,两场音乐会均座无虚席,票子供不应求。他还编辑出版了《珍爱世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歌曲精选》一书,其中不仅论述了所收入的中国抗日歌曲,以及欧美各国的“二战”歌曲,并出版了《向那伟大的年代致敬的DVD歌曲专辑》,里面收录了世界各国“二战”歌曲视频21首。薛范在去年又积极参与了东方讲坛和全市近20个社区和单位的世界各国“二战”歌曲鉴赏巡回讲座。鉴于他在主题宣讲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成绩,故而市委宣传部授予他“特别贡献奖”。（运晨）

第八届亚洲长笛联盟艺术节举办

本报讯 8月25日至28日在日本神户大学音乐厅,将举办第八届亚洲长笛联盟艺术节,由亚洲长笛联盟日本部主办。

此次艺术节将举办有八场长笛独奏、重奏和乐团演奏的音乐会,特别讲座和大师班;第四届亚洲长笛比赛;长笛乐谱、乐谱和唱片展示。

在八场长笛演奏的音乐会中,有日本、中国、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近40名长笛演奏家、教育家登台献艺。来自中国的长笛演奏家有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赵沐春、中国爱乐乐团首席长笛倪一珍、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王琪、上海交响乐团首席长笛苗靖、上海爱乐乐团首席长笛周诗楠、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长笛张峰、大连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崔庆兰、沈阳音乐学院老师周毓巍等。中国台湾参加音乐会演出的有台湾爱乐乐团长笛首席高瑞千佳、台北艺术大学长笛教授刘隽雄、台北国立教育大学长笛教授吴炎贞和长笛教授江淑君。日本韩以及台湾地区的著名长笛演奏家、教育家还将在大师班中讲课。（罗捷）

新加坡黄佳俊获马勒指挥大赛首奖

本报讯 5月6日至13日在德国班贝格举办的第五届马勒指挥大赛中,新加坡的年轻指挥家黄佳俊经过正赛和决赛的两轮角逐,力克其他13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男指挥才俊,而获得冠军的荣誉,并获2万欧元奖金。

2004年班贝格交响乐团首次举办古斯塔夫·马勒指挥大赛,委内瑞拉的年轻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赫获得首届大赛第一名。此比赛定为每三年举办一次,是当今乐坛十分重要的指挥比赛。今年第五届马勒指挥大赛,收到了64个国家和地区的381位指挥的参赛申请,最终选定了包括3位女指挥家在内的14位参赛者进入正赛,其中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的、现任美国纽约圣卢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陈涓。

本届马勒指挥大赛冠军黄佳俊生于1986年,曾在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深造指挥,又曾跟随海丁克、马素尔、赫苏拉、萨洛韦等指挥大师学习,目前他担任亚洲当代乐团的艺术总监,指挥过新加坡交响乐团、乔治·艾里斯库爱乐乐团、亚特兰兰交响乐团等。获得殊荣后,他在6月11日在北京音乐厅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举办了一场德沃夏克的音乐会,内有德沃夏克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生手上台,曾在著名小提琴家费舍尔门下学琴的唐蔚担任独奏。这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现就读于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艺术大学年轻的“提琴家”,师从美国赞誉世界的小提琴大师海菲兹的传人、著名小提琴家彼埃莱·艾马雅教授,唐蔚2007年获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青年组第一名,2011年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小提琴比赛铜奖,以及在日本和香港小提琴国际比赛获得佳绩。（云蓝）

上海音讯

马晓晖喜获十二生肖陶瓷二胡

欣 甫
上海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张丽丽、上海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郭强辉、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何毅等领导,以及本市文化界、企业界知名人士出席。

郭强辉在首发仪式上致辞中对马晓晖老师在国内取得的显著音乐成就表示了肯定,高度赞扬她以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二胡与世界进行音乐对话和音乐交流的独特形式。对陶瓷二胡的问世他说:“二胡拥有多元文化的基因,瓷器同样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二者的结合与马晓晖中西结合的演奏形式相得益彰,陶瓷二胡必将成为中国文化新的代表。”

著名二胡演奏家马晓晖多年来身背二胡纵横天下,她不仅在国内舞台及基层举办了許多介绍二胡艺术和民族音乐的精彩音乐会,为弘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现代民族音乐作了许多努力,而且是迹遍布世界乐坛,既进行独奏,又进行与多种中西乐器交融合

高健和“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

韩璐 曲日
高健是驰骋于我国乐坛和教学园地的一位年轻指挥家。虽然年轻,却有着较为丰富的音乐经历。

9岁时他随中央音乐学院王永新老师学管风,后来担任过中央“播”交响乐团、北京电影乐团长笛兼短笛演奏员。但他矢志从事指挥这一职业,于是从1992年起,在北京电影学院音乐专业学习的同时,他又拜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徐新丁下,徐新教授非常喜欢高健对音乐、对指挥学习的悟性,授课5年多竟分文不取。1997年高健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毕业后又成为上音建校80年来首支立升高的乐队指挥研究生。

在上音攻读指挥专业时,他师从著名指挥家张国民勇教授。高健曾感恩地说:“要感谢恩师张国民勇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对我的成长给予了很大帮助,以至我在上大学期间有时比专业指挥还要忙碌。”因此高健在上音读书的几年间,就在张国民老师鼓励和支持下,指挥过上海金帆交响乐团,指挥过上音青年交响乐团在本市及外省市的新年音乐会,还担任过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常任指挥。2005年他获得上音指挥硕士学位后,即应美国布里顿基金会邀请,赴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深造;2008年获英国皇家格洛兰音乐与戏剧学院指挥最高学位的指挥大师学位。随即他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学习。在英美学习期间,他有

春暖·情暖·词暖
在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四月,由上海音乐文学学会主办、奉贤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蒋帅歌词作品研讨会》,日前在绿树环抱、草香沁心的“贤园——贤讲堂”举行。来自本市的词曲作者、诗人,驻沪陆军某部队的官兵代表,以及奉贤区“贤少年”代表约60人,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上海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刘瑛主持,她对出席研讨会的朋友们表示欢迎,在谈到《永远的美人》、《1973的爱情》创作过程时,他饱含热泪而真情动人。

音乐文学学会会长汤昭智、副会长陈念祖、张海宁、姜志民、黄玉燕、奉贤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周海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鲁、知名作曲家金月琴、珊卡、刘小剑等人,先后对上述6首歌曲,从音乐学角度进行了诊断。词作家陈念祖对《永远的美人》一词很欣赏,他说,讴歌母亲的作品很多,自己也写过。但从“美人”这一角度描写,确实是别出心裁,用“美”写出了对母亲的真情实感,很有新意。作曲家金月琴对《永远的美人》一词谱了曲,她说,曾对作者用“美人”一词来形容母亲感到不解,在谱曲时就对歌词作了修改,今天听了蒋帅对作品背景介绍,理解了作者为何用“美人”一词来形容母亲的真情实感。《1973的爱情》是蒋帅献给父母亲的一首歌,同样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共鸣。词作家张海宁则很喜欢这首歌,词写说出了当代青年人并不了解的一段历史,歌词中用“几斤喜糖”,“几袋粮票”,

词作家杨赛对《好兄弟》一词情有独钟,他认为该作品立意清晰,有故事情节,用“惺惺惜惺”、“同悲同喜”,写出了朋友间应有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互爱情感。专家学者们在对蒋帅歌词作品赞誉的同时,也指出了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如作品中用词口语化太强,用字上不够规范,作品的分段、句间不清晰,在比喻方面不够贴切等,这些都影响作曲者对歌词的选择。建议蒋帅在创作上要改进不足,进一步精益求精创作。词作家汤昭智最后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歌词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平时、高原、高峰。蒋帅的作品创作水准目前是处在高原阶段,需要进一步地向高峰攀登、冲刺。专家学者们今天的“作品诊断”,就是将师向创作高峰攀登、冲刺的一个新起点,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听到蒋帅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

上海音乐文学学会顾问、著名词作家王晨湖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蒋帅向出席研讨会的驻沪陆军某部队官兵代表向阳副营长,赠送了他的诗歌作品集《大海一样的男人》,并表示要努力向部队写出好歌曲。

收参加了第16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天·天涯”和2015-2016年上海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节目及上海“新作品演播会”等演出比赛。

近年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与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密切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音乐创作和研讨活动,举办了前半场的歌词创作经验交流研讨会,有“听话要听党的话——王森歌词作品研讨会”、“风华正茂,涛声依旧——刘希诗歌词作品研讨会”等。同时也邀请有成就、有经验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为从事歌词创作业的年轻作者和作曲者举办“歌词、歌曲创作培训班”。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联袂推动和开展的新时期上海劳动歌曲创作,几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从2012年8月起,恢复了停办28年的“上海市工人歌曲创作研讨会”的活动,组织创作组深入基层采风,体验生活,积极开展各种词曲音乐的创作,写出了组歌《劳动者们的名义,热情歌唱》、《荣光》等一批不同题材的劳动歌曲,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来源于生活的优秀劳动歌曲,被吸

民族元素的三大精华有机结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十二生肖的高端陶瓷二胡,兼有实用性、艺术性和收藏性。

马晓晖认为传统二胡和陶瓷二胡各有千秋”,她说:“两者的音色都很美,传统木质的二胡有着丝丝缕缕之路遥隔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较于陶瓷二胡有着一份饱满厚重;而陶瓷二胡是现代文化下的一件产物,相较于木制二胡更多了一份华贵,多了一份雅致,少了一份沧桑。”去年在马年的团拜会上,马晓晖就曾用头把是天马造型的陶瓷二胡,带领十位年轻的女二胡演奏员演奏了二胡名曲《赛马》,使人们首次耳闻目睹了陶瓷二胡的雅声和芳香。在全部十二生肖高端陶瓷二胡首发仪式上,马晓晖用头把是瑞麟造型的二胡演奏了二胡名曲《良宵》和英国名曲《绿袖子》,又与吉他和及提琴合作演奏了一曲《鸟语花香》。在场嘉宾既欣赏了马晓晖娴熟生熟的演奏技艺,又欣赏了高端陶瓷二胡发出的华丽明亮的声音。马晓晖同时还表示未来会准备一场陶瓷二胡的专场演出,让更多听众认知和欣赏这种创新民族乐器的魅力。

父亲早年居住在上海的石库门里,该地区大部分是广东人,邻居叔叔伯伯喜欢音乐,晚上常聚在一起吹打,父亲跟着学会了二胡、扬琴、秦琴之类的乐器,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以后,父亲就读于广肇公学和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附属中学,他参加了童子军军乐学校和学生管弦乐队,学会吹小号、拉小提琴及识五线谱,接触到西洋音乐,为日后步入音乐殿堂打下了基础。

1941年,父亲读高中三年级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上海,父亲准备随校友同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他的学业。那时祖父刚离开上海,战争的爆发使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祖母希望作为长子的他的父亲能放弃学业留在上海寻找工作,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当时父亲才18岁,他很孝顺祖母,毅然留在上海急忙寻找工作。

他和爱好音乐的朋友组成了一支小乐队,带了两位年轻的女歌手到高级的“高士满”夜总会试奏。他们演奏的是上海流行歌曲,很受青睐,被老板看中,聘请他们来夜总会演奏,订了三年的演出合同,给予了优厚的工资,终于协助祖母撑起了一家赖以安定的生活。

1943年,上海国立音专招生,不满足于现状的父亲,也去应考,在六百名竞争者中成为三十名录取生中唯一的专修低音提琴的学员,师从上海四局乐队的首席大提琴家及在音专兼课的曹南甫夫(俄籍)教授,父亲还兼学声乐课和乐理课。那时,很少有人学习低音提琴,父亲选修这一庞大的乐器,居然成了音专、乃至全国第一位中国低音提琴专业学生。1946年父亲从音专毕业,进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即原来的上海四局乐队,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任低音提琴演奏员,团里大部分是外籍乐手,一些音专毕业的国学生被充实到演奏队伍,父亲幸运地被乐团选中,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人低音提琴演奏员。

高健在国内与许多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过,目前他除担任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外,还在上海音协乐团管弦系、管弦系任教,在新建的浙江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主任教,又任浙江交响乐团常任指挥。他担任过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西安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美国布利顿基金会中国顾问等。高健在中国的音乐生涯中已打出一片“新天地”,他必然会在这片“新天地”中栽培出更加绚丽的室内乐演出之花,展现出排演室内乐音乐会的杰出才华!

春暖·情暖·词暖——《蒋帅歌词作品研讨会》在奉贤举行

孔 鸿 声
“几个亲戚”、“十五瓦灯泡”等词组,简洁、形象地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清贫生活现状和朴实的婚姻观念,以此表达了作者对当今一些青年人追求所谓的“完美”婚姻观和豪华婚宴中铺张浪费现象的批评,是一首含有正能量的好歌词。

词作家杨赛对《好兄弟》一词情有独钟,他认为该作品立意清晰,有故事情节,用“惺惺惜惺”、“同悲同喜”,写出了朋友间应有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互爱情感。

专家学者们在对蒋帅歌词作品赞誉的同时,也指出了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如作品中用词口语化太强,用字上不够规范,作品的分段、句间不清晰,在比喻方面不够贴切等,这些都影响作曲者对歌词的选择。建议蒋帅在创作上要改进不足,进一步精益求精创作。词作家汤昭智最后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歌词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平时、高原、高峰。蒋帅的作品创作水准目前是处在高原阶段,需要进一步地向高峰攀登、冲刺。专家学者们今天的“作品诊断”,就是将师向创作高峰攀登、冲刺的一个新起点,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听到蒋帅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

上海音乐文学学会顾问、著名词作家王晨湖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结束后,蒋帅向出席研讨会的驻沪陆军某部队官兵代表向阳副营长,赠送了他的诗歌作品集《大海一样的男人》,并表示要努力向部队写出好歌曲。

收参加了第16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天·天涯”和2015-2016年上海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节目及上海“新作品演播会”等演出比赛。近年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与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密切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音乐创作和研讨活动,举办了前半场的歌词创作经验交流研讨会,有“听话要听党的话——王森歌词作品研讨会”、“风华正茂,涛声依旧——刘希诗歌词作品研讨会”等。同时也邀请有成就、有经验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为从事歌词创作业的年轻作者和作曲者举办“歌词、歌曲创作培训班”。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联袂推动和开展的新时期上海劳动歌曲创作,几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2016年6月25日

2011年,我随90高龄的父亲郑德仁飞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他去担任“全国第四届中音杯低音提琴比赛”的总评委,并进行《中国低音提琴发展史》的讲学。在我陪同父亲三天的业务活动中,更增加了我对他老人家丰富的从艺经历和对音乐热爱的了解,自小起,我就是听着那深沉的琴声长大。如今,我已度过了六十春秋;而父亲则是步入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他始终离不开心爱的低音提琴。七十多年来,父亲在交响乐、轻音乐、爵士乐舞台上创立了无数个第一,不断发挥着无穷的热能,用这独特的琴声,奏出精彩的人生。

父亲早年居住在上海的石库门里,该地区大部分是广东人,邻居叔叔伯伯喜欢音乐,晚上常聚在一起吹打,父亲跟着学会了二胡、扬琴、秦琴之类的乐器,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以后,父亲就读于广肇公学和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附属中学,他参加了童子军军乐学校和学生管弦乐队,学会吹小号、拉小提琴及识五线谱,接触到西洋音乐,为日后步入音乐殿堂打下了基础。

1941年,父亲读高中三年级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上海,父亲准备随校友同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他的学业。那时祖父刚离开上海,战争的爆发使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祖母希望作为长子的他的父亲能放弃学业留在上海寻找工作,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当时父亲才18岁,他很孝顺祖母,毅然留在上海急忙寻找工作。

他和爱好音乐的朋友组成了一支小乐队,带了两位年轻的女歌手到高级的“高士满”夜总会试奏。他们演奏的是上海流行歌曲,很受青睐,被老板看中,聘请他们来夜总会演奏,订了三年的演出合同,给予了优厚的工资,终于协助祖母撑起了一家赖以安定的生活。

1943年,上海国立音专招生,不满足于现状的父亲,也去应考,在六百名竞争者中成为三十名录取生中唯一的专修低音提琴的学员,师从上海四局乐队的首席大提琴家及在音专兼课的曹南甫夫(俄籍)教授,父亲还兼学声乐课和乐理课。那时,很少有人学习低音提琴,父亲选修这一庞大的乐器,居然成了音专、乃至全国第一位中国低音提琴专业学生。1946年父亲从音专毕业,进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即原来的上海四局乐队,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任低音提琴演奏员,团里大部分是外籍乐手,一些音专毕业的国学生被充实到演奏队伍,父亲幸运地被乐团选中,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人低音提琴演奏员。

高健在国内与许多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过,目前他除担任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外,还在上海音协乐团管弦系、管弦系任教,在新建的浙江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主任教,又任浙江交响乐团常任指挥。他担任过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西安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美国布利顿基金会中国顾问等。高健在中国的音乐生涯中已打出一片“新天地”,他必然会在这片“新天地”中栽培出更加绚丽的室内乐演出之花,展现出排演室内乐音乐会的杰出才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乐团得到开国元勋之一的陈毅市长的支持,父亲满怀激情,要以自己的音乐专长为人民服务,就在刚组建的上海

今年4月13日,已经在上海教育界享有种种荣誉的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在带队老师的率领下,一行70多人奔赴我们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参加全国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展演。虽然已是初春季节,但青岛仍是春寒料峭,有些阴冷。当晚学生们便到青岛育才中学的排球场,摆放餐桌和座位,为次日的排练做准备。第二天一早南模乐团赶到青岛育才中学进行了排练。这次南模乐团展演参赛的曲目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命运之力》序曲。

这首序曲可以说是南模乐团的保留曲目之一。著名指挥家、南模乐团创始人、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曹鹏先生多年来花了许多精力指挥南模乐团排练了这首名曲。他指挥南模乐团在新生音乐会、军营音乐会、交流音乐会等场合演过。此次南模乐团赴青岛参加展演,他尽管因为过度劳累而身体欠佳,仍然抖擞精神创作了这首名曲指导南模乐团进行了精益求精的排练,后来他身体不适未随大队前往青岛。可担任指挥的却是原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越南留学生、现为越南国家歌剧院指挥的童光荣。童光荣是在上音指挥系兼修的曹鹏先生的学生,随曹老师学习了几年,又曾在南模乐团及上海城市交响乐团随艺术总监曹老师进行乐队工作的实习。所以 he 这次指挥南模乐团在青岛展演,应该说是曹先生多年排练这首名曲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参加这次展演的来自全国中小学生团队有音乐、舞蹈、戏剧、朗诵等多种形式的才艺表演,都是精英强将,而器乐演奏的多支交响乐团也不乏各省市选拔出来的优秀团体。南模乐团硬是在强手如林的竞争者中,于14日在青岛大剧场,以一曲童光荣指挥的《命运之力》序曲获得展演的一等奖第一名。

南模乐团出色的演出,引得由各位著名音乐家组成的评委点赞不已。著名指挥家、评委主席卜祖善在赛后的座谈会上说:“从两场器乐展演的现场给我的感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表达上海南模中学的《命运之力》是迄今为止最让我难忘的一次演奏。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这两天展演中最受听众喜爱的演奏。”他还说南模乐团的演奏,“很多省一级的乐团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如此高度的评价出自一位专业

上海音讯

深沉的琴声 独特的人生——我的父亲郑德仁

郑洁桦
音乐《智取威虎山》片段;为迎接美国尼克松来访写了四重奏《翻身道情》。

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位专业低音提琴演奏员,上海歌剧院、上海电影乐团、民族乐团等乐团都派了一些人员来向父亲学习。1952年,解放军军乐团在上海成立了培训班,父亲也成了他们的低音提琴教员,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前音专)也要招收低音提琴学员,父亲被上音委以重任,当了兼课教师。

“文革”期间,在今日的上海中学里,办起了五七京训班、五七舞训班和五七音训班,所招的80个学生,是从几万名初中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农民子弟和工人子弟。父亲被选中当了五七音训班低音提琴教员。开学之初,父亲正随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剧组在北京集训,一时无法从教。父亲让他的四个学生先跟大提琴老师学习半年大提琴,同时要学校一定让这些学生学习四年钢琴(其他学生只学习一年钢琴),为这些从未接触过乐器、刚步入音乐课堂的学生打好扎实的音乐基础。半年后父亲从北京回来,立即投入到培养音训班学员的工作中。那时父亲已年过半百,但他每次都是按时挤公交车去很远的上海中学给学生授课。家里常响起他备课的低音提琴声,他严谨而认真的教学示范,成了学生学习的动力,这四个朴实的工农子弟,均以实际行动给了我父亲最好的回报。今天,这批当年十二、三岁的学生也已年过半百,但他们始终不忘师恩,两位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每年春节都要打电话向父亲拜年,还有两位从音训班后恢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学生,以优异成绩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至今,其中朱顺华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低音提琴首席近三十年,现在仍是首席,还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兼课教师。几十年来,这两位学生每年春节也来给父亲拜年,和我们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三十多年来,父亲所教五十多位学生已遍布全国,尤其突出的是1985年父亲在上音教的最后一位学生陆元雄,好学不倦,成绩突出,大学毕业曾留在上交任职一年,后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他于1986年2月,在美国留科珀克里斯国际青年艺术家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并获得“青年艺术家”的称号,现为美国TCU大学音乐学院低音提琴终身教授。值得我们子女感动的是:总政军乐团张永惠的小儿子张海峰现任总政军乐团指挥,海峰每次常带来上海演出,都会面对观众深情地说:

这时期,父亲紧跟乐团的小分队下工厂,下农村,为工人文艺宣传队写曲子,还辅导市工人文化宫的乐队排练《红旗颂》;又作为上交创作组到江西、广西、云南等地采风,完成了交响乐《火把节》的创作;和曹鹏指挥等一起创作交响

这样一由学生组成的非职业乐团,他甚至付出了比指挥职业乐团多几倍的工作量。他认定“交响乐无业余”。正是在曹鹏先生一丝不苟、循循善诱的指挥排练下,虽然南模乐团里的学生经历了一批又一批,然而由于曹鹏先生以老带新、以大带小,严格挑选等措施的实施,始终能使南模乐团保持较高的演奏水准,胜任所选曲目的排练和演出、而且在国内外众多演出中,获得引人注目的美誉。

1996年7月,南模乐团参加维也纳第35届国际青年音乐节比赛,曹鹏先生指挥南模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和勃拉姆斯的《学院节庆序曲》两首参赛规定的曲目后,又指挥乐团演奏了中国乐曲《虎虎下山》、《百鸟朝凤》及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曲《荒山之夜》。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曹鹏先生打破国际比赛惯例,指挥演奏了弦乐合奏《春天》。在这场正式比赛的演出中,来自世界各国参赛的许多青少年乐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乐团演奏得如此精彩完美,动人心的曹鹏,在“古来稀”之年,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普及交响乐和培养青少年艺术素质的繁重工作。他坚定地认为:“交响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体现,要提升艺术修养,首先要从培养听众做起,从培养青年一代做起。”“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很幸福。”这番话可以看作他不遗余力、老当益壮、呕心沥血抚育南模乐团的宣言。

20多年来,曹鹏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不顾身心疲惫,不计报酬得失,总是激情洋溢、干劲十足地在双休天赶到南模乐团排练。排练前后他要花大量时间选择曲目,认真“备课”,熟记总谱,改谱器曲。他称自己每周“工作8天”。他指挥过许多职业型的大型乐团,对指挥指挥家之口,并不是随便说的客套话。南模校长、南模乐团团长高屹君在本校乐团夺冠后,也兴奋地向乐团表示了祝贺:“太棒了!完美无瑕!上海的骄傲,南模的光荣!”

15日身体稍好的91岁高龄的曹鹏先生即迫不及待地乘7个小时动车赶到青岛,并在16日晚举行的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的闭幕式上,指挥他多年培育的南模乐团演出《命运之力》序曲。他用朴素而亲切的话语称赞了南模乐团:“大家这次很不容易,很不错!”话语不多,却意味深长,饱含深情。南模乐团能在青岛取得殊荣,决非偶然,是与被南模学生称为爷爷、太爷爷的曹鹏先生分不开的。上世纪90年代初,还任上海乐团艺术总监的曹鹏就接受上海市教委的委托,去南模乐团组建了上海第一支学生乐团,填补了上海没有较为固定的学生乐团的空白。1995年70岁的他办理了离休手续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南模乐团的排演之中。此时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为国家的交响乐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曹鹏,在“古来稀”之年,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普及交响乐和培养青少年艺术素质的繁重工作。他坚定地认为:“交响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体现,要提升艺术修养,首先要从培养听众做起,从培养青年一代做起。”“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很幸福。”这番话可以看作他不遗余力、老当益壮、呕心沥血抚育南模乐团的宣言。

20多年来,曹鹏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不顾身心疲惫,不计报酬得失,总是激情洋溢、干劲十足地在双休天赶到南模乐团排练。排练前后他要花大量时间选择曲目,认真“备课”,熟记总谱,改谱器曲。他称自己每周“工作8天”。他指挥过许多职业型的大型乐团,对指挥

不顾身心疲惫,不计报酬得失,总是激情洋溢、干劲十足地在双休天赶到南模乐团排练。排练前后他要花大量时间选择曲目,认真“备课”,熟记总谱,改谱器曲。他称自己每周“工作8天”。他指挥过许多职业型的大型乐团,对指挥

“上海交响乐团郑德仁老师,是我父亲的老师。”以此方式,表达他父亲对老师的情感,博得全场一片掌声。

改革开放后,外国友人、居外华侨纷至沓来,他们时常谈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上海百乐门,以及那份眷恋的情感。为了和国际友人友好交往,上海和平饭店开了先例,把父亲及当年的爵士元老请回去,恢复当年的爵士乐,让老乐队的岁月再度重现。父亲应邀带了当年的爵士乐队的元老,演奏在和平饭店;以后又相继到锦江宾馆、上海宾馆、金茂大厦、凯悦酒店、香格里拉、百乐门等高级宾馆演奏爵士乐,实现了当年和现代上海国际大都市光彩的显现。父亲还一边演奏低音提琴,一边组织乐队,编配演奏的乐曲。每晚其他乐师演完回家睡觉了,而父亲往往还要漏夜整理谱子,准备明天的演奏。

同时,唱片公司要推出一些轻音乐、爵士乐唱片,无疑,乐队的组织、乐曲的编排、配器直至指挥,都由父亲担任。父亲邀请了各乐队优秀的指挥员及上音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队伍,完成了《静静的深夜》(欢乐的玛依拉)等轻音乐磁带的录制,还录制了《百乐门》《上海老百乐门爵士》《东方之声》等十多张DVD。这时,他还辅导静安区少年宫、贺绿汀艺校、高境中学的爵士乐队。进入21世纪,父亲曾先后两次带领爵士乐队赴港演出。

父亲还撰写了《轻音乐浅谈》、《中国流行音乐的探源》等论著,根据各个乐队的需要编撰了《世界名曲合奏精品》,以乐器分谱形式的套谱,出版了五千套已全部售完,深受乐坛演奏家的欢迎。

1990年4月,67岁的父亲随上海乐团赴苏联演出,按国家规定已超出了出境年龄,但有关部门还是破例批准了,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殊荣。前几文文联成立六十周年时,父亲被邀请参加上海文联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受到了市领导的接见,这也是对父亲一生从事音乐工作的肯定。

我们三姐妹中,只有姐姐继承父亲,从事音乐工作,成为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我和妹妹在父亲的影响下,也为自己事业的发展认真地工作,把音乐作为业余的“爱好”。

我常对父亲说:“你该写一部回忆录留给我们子女及后代。”父亲却说:“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就是父亲的胸怀:善良、坦荡、豁达、无私、奉献!

(本文作者系郑德仁二女儿,退休前任教于特殊学校。通过自学考试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省级报刊杂志发表散文二十余篇,并在少年文艺、文汇报、上海教育报等报刊杂志多次获奖。)

帮助。南模领导也给予曹鹏先生的工作和乐团排演制定了大量具体的推动措施。南模校长高屹亲任南模乐团团长,学校党总支又委派党总支书记潘旭炜老师协助曹鹏解决种种排演方面行政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学校领导亲临第一线,关心和支特曹鹏先生,倾力培育南模乐团,南模乐团的出类拔萃和屡获佳绩便顺理成章。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曹鹏先生做好乐团和行政事务工作的,还有一个获得2010年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高效率的教师指导组。此教师指导组自1991年筹建南模乐团之时起,即将“树一流团风、创一流水准、建一流团队”作为办团目标,视“乐团需要高于一切”。潘旭炜老师是南模乐团工作的总负责。胡洁雯老师是乐团的班主任,负责乐团学生平时思想工作和专业管理。焦浩老师任1994-2001年就读于南模乐团并加入南模乐团。后来她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继续学习大提琴,还被派到西班牙学习弦乐四重奏。2006-2013年她任上海爱乐乐团大提琴演奏员,由于她对母校和乐团怀有深厚感情,敬仰曹鹏先生,所以她毅然回到南模,加入教师指导组,负责乐团的业务及任团里大提琴声部指导老师。陆伟康和彭海勇两位老师负责乐器管理、排练、演出等后勤工作。教师指导组的高度敬业精神和树人育才的办团思想,很好地协助曹鹏先生完成学校委派的一个又一个排演任务,打造出了一支支荣获国际金奖和全国大奖的一生种交响乐团。

曹鹏先生非常赞赏和感谢南模学校领导、教师指导组对自己在南模乐团排演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认为南模乐团取得现在的成就,与他们的远思卓识、同心协力分不开。曹鹏先生还说到,南模学生普遍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有一批喜欢音乐和擅长演奏西洋乐器的学生,而且学校领导在批一批又一批学生时,着意吸收成绩好会乐器的学生入学,这就保证了南模乐团始终有一个热爱音乐的不断有力量补充的稳定演奏队伍,才能使乐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硕果累累。

而今的南模乐团确如高屹校长所言:是上海的骄傲,南模的荣光!

世上有父母为子女过生日,有子女为父母过生日,也有朋友同事互祝生日,然而“老交响”们为一位“老首席”庆祝 90 寿辰,你可能闻所未闻,或少有所闻吧!怎么回事?且听道来。

关于“老交响”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谁最先说开的,好多年前“老交响”这个群体形象的名字,就在上海交响乐团传开了,尤其是在离退休的老同志中更是叫得“不亦乐乎”。

“老交响”这个称呼最初好像限于在解放前就加入上交,并经历了黄貽钧、陈燮阳两个执掌上交时期而工作的老同志们,已经八九十岁的他们为国家的交响乐事业,为上交的发展,辛勤地操劳了一辈子,作出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杰出贡献。他们之间建立了长久而亲切的关系,所以“老交响”的称呼蕴含自豪感、成就感,亲切感,满合他们对上交的充沛感情和依恋之意,满含老同志之间的相知相亲的深情厚谊。

现在“老交响”这个称呼已经扩展到除兼任上交音乐总监而退休的同志们了,大家都非常乐意加入“老交响”的行列。但希望友人们这个体现上交优良传统和情谊的称呼能传承下去,其所体现的精神实质更能传承下去。

4月20日上午的一批“老交响”们自发地为一位老资格的、颇具声望的“老交响”举办庆祝他初夏九旬的生日聚会。这位名副其实的“老交响”,就是担任了上交 40 年首席的小提琴家柳和埙。

只瞒他一个人

柳和埙,1946 年经先期进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著名小提琴家谭抒真介绍而加入该团,时年 19 岁,著名音乐家黄貽钧那时在团里吹小号。新中国成立后,黄貽钧担任了团里的指挥和团长,开始是外籍的俄罗斯人泰保斯基任乐队首席,后因他年老离开。于是在 1953 年,已进团 7 年的柳和埙在团里公开招考首席时以拉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中段落优秀的成绩,而被任命为上交的首席。他坐这个位置如泰山而固然不动,直至 66 岁退休,一坐就是 40 年。在一个大型的职业交响乐团担任了如此长的首席,在中国乐坛绝无仅有,即使在国外的乐坛也是罕见的。

时光荏苒,从柳和埙退休一晃 24 年过去,今年是他 90 寿辰。“老交响”陈慧尔、姚世美、黄金熊、谭国璋,以及从海外回沪演出、探索的原上交首席潘寅林、张振山等纷纷提议由民间出面,自发地为柳和埙的一次初度九旬的庆生聚会。经过几次商议,他们确定了举办地点就放在“老交响”们工作了几十年的湖南路 105 号原上交的旧址排练大厅里,在这个他们拉琴、吹号、打下了几十年的地方举办聚会定能引起抚今思昔的种种回忆,有浓厚的亲切感。各种准备陆续就绪,“老交响”们及部分其他乐团离退休的同行也都知道了举办日期和地点,纷纷表示届时参加,不愿失去这个不可复制的机会。柳和埙的大女儿特地从澳大利亚赶回,他的女儿小与姐姐及其他一些亲友都参与了团里“老交响”们的策划。大家都相告对举办此事,一定要严格保密,到时再给柳和埙一个惊喜。

万事皆备,只有柳和埙被蒙在鼓里,只瞒了他一个人。

生日歌和副首席献花

4月20日上午10时前,“老交响”们及其其他乐团的一些离退休同行兴匆匆地赶到湖南路 105 号排练大厅。还有近 20 名退休的“老交响”和团外退休同行拿着各种乐器而来。墙上大屏幕 PPT 反复播放着谭国璋献辞时的柳和埙数十年来艺术生涯的照片集锦。

10 时半,柳和埙由“老交响”邓庭昊开车来接,他在两个女儿及一些亲友簇拥下,稳健地步入排练大厅。刹时由陈慧尔献花,与“老交响”梁寿琪等八人组建的这支“白乐乐队”顿时发出了变奏的《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排练大厅里一片欢腾,气氛十分热烈,照相机、手机拍响个不停。柳和埙见此排场,颇感意外,嘴里再说:“我不晓得!”终于恍然大悟,理解到“老交响”们给他的一个惊喜。

比柳和埙早来一步的“老交响”、著名指挥家、原上交常任指挥、年过九旬的曹鹏,在女儿小与曹小夏陪同下,微笑着在乐声里与柳和埙握手致贺,互相拥抱。同时年过九旬的著名低音提琴家郑德仁 and 年过九旬的著名小号演奏家周万荣相继与柳和埙握手贺寿。

斯人逝·飞乐在——听俞逊发先生纪念音乐会

顾雨晴

不要悲怨，不要眼泪，/既然死是一件和空气、阳光、雨水一样自然的事情/就不要去惧怕它的到来。/我以为，生命之外还有“生命”，/那就是“精神”！

——俞逊发

这段文字被印在节目单的扉页上，似乎让我想到了宋代禅宗大师靖居和南提出参禅的第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洞涧察世事仍能返璞归真。时至今日，俞逊发先生已仙逝 10 年，世人大多只知道他是笛界大师，创造许多划时代新技法的同时还创作了《秋潮月夜》、《琅琊神韵》这样的传世之作，然而对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人生、治学、家人、朋友的态度，他过往人生中的每个喜怒哀乐，他对千万万事物的看法与观点…这些都是难以悉数得知的。

台湾诗人林谷芳先生的导聆，可谓这是这场音乐会的特别之处。音乐固然可以悦耳，当然也会有人能够聆听心中直接与作曲家、演奏家对话，但是可以被听到音乐其实只是音乐的一部分，而作曲家 and 演奏家在音乐发声前所付出的一切却是难以被人得知的，所谓导聆就是让这许多不为人知的背景为人所知吧。

如林先生所说，作为一个集演奏家和作曲家为一身的笛人，他的性情必然会对其演奏和创作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影响。我们也许并不知道《远方的思念》这首作品是因为被俞先生笛乐感动的美国女孩表现出来的激情，又令俞先生

“老交响”们为“老首席”庆生

靳益延

“老交响”们准备了一束鲜花，由谁代表大家献给他呢？原大提琴首席夏家宝对陈慧尔说：“当然是你代表大家献了，你就是再合适不过了！”确实如此，陈慧尔是 1957 年 12 月 1 日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毕业到上交报到时的。1961 年 4 月他被黄貽钧团长提拔为乐队副指挥，坐在第一小提琴部第一档柳和埙的里档的旁边位置，她与柳和埙“拍档”了 34 年。所以夏家宝认为由她献花应是“当之无愧”。

陈慧尔笑容满面地手捧花束，献给了亦师亦友的“老搭档”柳和埙。柳和埙十分愉快而感动地接过了花束，抱在怀里，他又径直走到排练的台上，大家扶他坐在他原来坐过的首席位置，他开心地大声说：“现在开始对音啦！”“啊！我以前站在首席位置引导整个乐队‘对音’的情景。“老交响”们及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出了欢乐的笑声和呼声。

即时新闻赶来上的上交团长周平、副团长周京华也代表团里向柳和埙表示热烈的生日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并与他合影留念。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曹文彬、秘书长李邝代表会长陈燮阳和协会会员特地走上前去同柳老祝祝 90 寿辰，表示了普通的爱乐者对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著名音乐家的尊敬和热爱的深厚感情，同时献上代表了会员们心意的鲜花。有些因故未能前来的“老交响”陈燮阳、周松山、李雅苏、倪同海、宋国强也用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向柳和埙表示了祝贺。

曹鹏的心意

指挥家、老同事、同为“老交响”的曹鹏不仅忙中抽闲亲来祝贺柳和埙的生日，而且准备了特别的表示心意的生日礼物。曹鹏在柳和埙吹灭插在蛋糕上的蜡烛后，亲手送上包装精致的价值不菲的红酒葡萄洒，还手书贺词：“贺才高智超的大首席柳和埙友 90 大寿。”同时送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计琳编著的《爱的交响——指挥家曹鹏的音乐教育人生》一书，在书的扉页也书写了祝贺柳和埙生日的话语，两位“老交响”又一次在七八十人的欢声笑语中亲切握手，互道珍重。

现在数码相机和手机拍照很方便，如果仍是以前用胶卷相机拍摄，不但在场庆生盛会要“谋杀”多少菲林呢。“老交响”们平时难得相聚，这次趁为柳和埙庆寿而欢聚在一起，纷纷交谈和回忆昔日在团里排练演出等各种生活趣事，这不失时机地合影留念。曹鹏、柳和埙、郑德仁、周万荣四位“老寿星”后的寿星合影了；柳和埙、潘寅林、张曦尘、李翥立、张振山五位原首席合影了；柳和埙和陈慧尔两位正副首席合影了。还有许多年长的、年轻的“老交响”新同事也都与柳和埙这位今日之“明星”依偎在一起，留下一张张沾满九旬寿星喜气的珍贵合影。

“老交响”寄寓了一种情怀

“老交响”们自发地为“老交响”柳和埙举办庆祝他九旬生日的盛会，体现了“老交响”的一种日久锤炼的浓郁情怀，是经过时间考验而自然生成并日久弥新的一种精神。这种情怀、这种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上交才有，这种“老交响”外化形成的精神凝聚力还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吗？还能够使我们现在岗位上的年轻演奏员，到了某天退休的时候，能自豪而大声地说：“我是‘老交响’吗？”

新民晚报退休的高级记者沈次农应邀临上了这场盛会，于 4 月 23 日在该报的“音乐时空”版上，以《忆四十载首倡生涯》为题，特地描述了“老交响”们为柳和埙庆贺生日的感人情景，叙述了柳和埙的艺术生涯，又希望把柳和埙为交响乐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传承下去！

柳和埙为老同事和其他同行以“老交响”的情结专门为他举办这个令他难忘的生日聚会，非常感动，深表谢意。他的两个女儿瞒着他特制了闪着绚丽色彩的“小提琴 N”盘，向每位参加这场聚会的来宾赠送一天，彩色卡片上有柳和埙慈祥微笑的头像和亲笔签名。

余音袅袅

为柳和埙举办了庆祝他喜逢九旬寿辰的活动后，一些“老交响”及

其他同行意犹未尽，陆续在微信群中抒发感想、吐露心声、表达愿望。听他们语重心长的感言，不无启迪、不无裨益。

原上交大提琴首席夏家宝说：柳老的 90 岁庆贺活动办得简朴、热烈，大家都很开心。我们都在上交工作了许多年，有许多经历是大家共同走过来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或现在都有点这个或那个不满意，没关系，放下它，多想想我们曾经在那些排练厅里一起排练、这也是一种缘分。90 岁不容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气的，所以我们都应该注意保养身体，开心过好每一天。我们这些“老交响”们都有一种我称之为“老交响”的情怀。有些老同事们只管人在国外，仍给柳老写信短信送来祝福，这不是送给他的每一份祝福，也是他们对上交的一份思念，对我们大家的一份情谊。上交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历史是我们的前辈们创造的，也是我们这一辈努力过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老同志一辈子都贡献给了这个团。我衷心希望这些“老交响”们都能活到 90 岁、100 岁，到时候，我们大家再聚在一起“劈硬柴”。

原上交小提琴演奏家梁寿琪说：上海交响乐团已有 120 年的历史，现在的上交应把好的传统、好的规范的乐队演奏方法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具体的做法就是请稳健在的柳和埙先生、郑德仁先生、吴雍樵先生、周万荣先生等。他们身上是继承了上交的好传统，我本人从柳和埙先生身上学到了在音乐学院学不到的乐队演奏方面的知识，内容很多。今天只举三个例子：一是乐队中 f 情留下琴弓演奏收弓在上弓！这样声音饱满，同时利于下一个碎弓的演奏，从乐队整体的视觉形象上也是统一的，而我看到现在的上交在这个弓法上是自由的，不统一的。二是当乐队的力度要求是 PP 时，作为弦乐演奏中的一员可以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么整个乐队加起来才可能达到 PP 的效果。如果每个人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么整个乐队起码已是 mf 的力度了！这可能是一大多数乐队轻不下来的原因。三是弓子演奏到位的统一，比如二乐一段落在二弓根演奏。我看到现在的上交也没有严格地人人做到，也有在下半弓演奏的！我只是举了三个我到上交工作后柳先生教给我的，许多乐队中传统的规律性的演奏方法及要求，而现在的上交并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所以要继承 120 年的传统，就要虚心地向还健在的这些交响乐演奏家学习才好。

原上交首席、指挥张振山说：为柳和埙先生庆贺 90 岁生日的活动，拍得很有意思，很成功！老交响团的音乐家们对上交的感情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爱”！从柳和埙大师的影集中我们看到了上交的历史、情怀、高雅，有一种“老克勒”的味道，有一种小资情调和绅士风度。珍惜吧，各位，这种感觉找不回来了！

原上交小提琴演奏家谭国璋说：柳和埙先生最近度过了他的 90 华诞，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同事和单位共同搞了一个热闹的节日庆祝活动。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中最悠久的交响乐团里担任首席达 38 年之久的人来说，这样的一段历史，在全世界的乐坛都是罕见的。柳先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乐队，1954 年经过上交由演奏奏技师和民主投票，被推举为乐队首席，他作为首席几十年工作下来，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可以说是现在中国的“唯一者”，值得我们尊敬、珍惜和爱惜。可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我们除了在小小的微信朋友圈里留下几张照片外，那些公众媒体、那些管文化的管专业的官方机构在干了些什么？对类似柳和埙先生这样健在的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有贡献有贡献的大家，却少有关心和宣传。我们要讲历史和文化的传统，首先要讲担任“主角”的“人”，只有尊重“人”，才有人文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上海城市交响乐公司总经理曹小夏说：昨日上上交原排练大厅里，原上交副首席陈慧尔老师代表来宾们向原上交首席柳和埙先生献上一束恭贺祝词 38 年首席 90 华诞生日的鲜花，全场掌声如雷鸣现场小提琴伴奏响起《生日歌》。柳先生神采奕奕，与在场的 90 后、80 后、70 后，及历任上交首席、上海其他乐团同行一起合影留念，时间定格在这一天，祝福在场的每一位嘉宾身体健康！

柳和埙说：在一个乐团任职首席，是一人（指挥）之下，百人（演奏员）之上而已。也就如一个工厂工程师。与一些公众人物，其影响是不一样的。我能够在这一行当得到认可，应该感到莫大的欣慰！

一直以来，歌剧指挥都是指挥领域最难驾驭也是最能展现实力的。所以我很珍惜这一次穆蒂亲自主导的机会，除了接受指导，我也有在仔细地观察这位大师。我发现，大师也在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总能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从不轻易否定别人，甚至改变别人。其实我自己也在上管带过课，作为一个老师，我会不自觉地去纠正学生身上所有我认为需要“规范”的东西，但最后得到的一个“规范”的学生，真的就是他们最好的样子吗？穆蒂从不在于在细节末节上要求我们改变，他总是提纲领掌握地在那个最重要的关键处指点我们一下，只要一却，往往能带来很大的改变。我由此也发现，亚洲的指挥师通常有一种“控制欲”，从头到尾都在力求把乐队“抓在手中”，但这并不是最好的状态，作为指挥应该更信任自己的乐队。

十天很短暂，最终我们迎来了“结业音乐会”，我们每一个学员都会在舞台上“展示”这段短暂学习的收获和成果。当然，最终在舞台上谁来指挥、指挥多少，都是由音乐会前一天晚上穆蒂亲自决定的。令我有点意外的是，穆蒂把《茶花女》三幕中的两幕都交给了我指挥，其它两位韩国指挥共同指挥一幕——虽然穆蒂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但他这样的选择，相信也是对我个人能力以及这一段短暂学习的肯定吧。如果问这一次在“歌剧学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除了穆蒂所传授的具体技艺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演绎意大利歌剧，如何正确看待意大利歌剧以及与乐队的关系——不是我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而是我们一起去抵达作品的灵魂。

张亮

大部分人把德奥歌剧视为严肃的音乐作品，而把意大利歌剧更多当作歌舞表演这样一种观念，并认为演绎意大利歌剧的很多坏习惯和传统正吞噬着威尔第作品的真正意图。所以在这一次的“歌剧学院”活动中，他选择了三名指挥、三名声乐和三名钢琴伴奏亲自指导、教授，就是为了把纯正的、严肃的意大利歌剧展示给后来人——如果舞台和剧院里的谬误短期内无法纠正，那么至少让未来一批年轻而优秀的音乐家们，看到真正的意大利歌剧。值得一提的是，穆蒂的指挥老师安东尼诺·沃托曾是意大利现代指挥艺术的泰斗托斯卡尼尼的指挥助手，托斯卡尼尼是和威尔第一起工作的音乐伙伴，因为有这样的渊源，穆蒂对威尔第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是当今无人可以超越的，这也是他在欧洲和亚洲的二期“歌剧学院”中都选威尔第作品的原由。

韵致三解——评 2016 戏曲作品音乐会

曹萌

何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点睛之笔？当属该地艺术人文的韵致定格。5 月 5 日晚由上海文广民族乐团执演的戏曲作品音乐会便是上海城市文化韵致的外在阐释。这一阐释，可做三解：

其一，以江南水文化为基底的韵致表达。

《文心雕龙·声律》里说，“同声相应谓之韵”，可见“韵”是调和的音韵，当晚的音乐会选曲，可谓是同吴越之声，达江南之韵。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区划中，上海处于江南色彩区的中心区域，是吴越文化的交汇之地，以“以天时、地利、人和”讲，江南文法是现代江南文化的代表，也是传统江南文化最具实力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开发者。

当晚，沪上音乐家让时间、地利所赋予城市的韵致在声音这一可感的载体中得以鸣响，也似流逝于吴越之地的烟雨莺声，弄巷楼窗成为文化具象的表达。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会的改编创作，并非西化、意象等等现代手法的吸收融合为佳。音乐会的开篇《申江曲香》在该类创作中，其作曲技法对于传统音乐特性的融入，堪称上品。该曲的作者金夏耘老师，曲目采用江南丝竹这一乐种的织体和配器，将沪、淮、越、京这些戏种有机的统一于一体，可谓是不言丝竹，却道江南。（《嘉兴府志》称，江南丝竹为“苏杭之丝，截涧庭秀竹，变吴越佳音，集众索精萃”，它是江南文化在音乐中典型代表。《艺诀》中说：胡琴一条线，笛子打打点，洞箫兼又出，琵琶筛筛进，双清当板压，扬琴一蓬烟，棉胡琴、箫笛笙、琵琶琴、陪扬琴。金老师化沪、淮、越、京这些戏种的曲牌于上述乐器的音色里，让其旋律流动于乐器间的你繁我简，你高我低，欲让路、交融衬托之中，无论是吴语方言区的旋律特色，还是京韵的咋戏都按照江南的旋律色彩统一于《申江曲香》里。

临响台下，曲目以锣鼓唱开场，以扬琴做桥接，用胡琴引入我们耳熟能详的沪剧《燕燕做媒》，用脆笛子变化以“加花”的方式重申主题，这一创作性思维，不仅具有田园水乡的意蕴，更有沟通雅俗的巧妙。金老师创作重视时代背景下的大众特征，让他的音乐具有更为广泛的认同性。这是我第二次听《申江曲香》，乐队对于曲目处理更为得心应手，其衔接的流畅性和布局的紧凑性可见音乐监督艺术品鉴的一斑。当晚音乐会，王永吉老师担任指挥，陆建三与徐正宏老师担任策划，演奏者、演唱者汇聚了沪上名家，让期待指数不断拉升。

这场音乐会不仅表述了江南文化的风韵，而且对其基砥也做了白描，这一基砥当属评弹《望芦葦》。评弹是江南人的文化记忆符号，它用声与弦索，勾勒了小桥流水、枕河粉墙、江南印象。评弹缘起苏州，存蓄于在吴语相对集中的城市中，20 世纪初，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上海新移民寄托乡愁的载体。

当晚演出的评弹作品也选择了“张调”曲风的《望芦葦》。张调是吸收了京剧麒派苍劲悲凉的唱法，其嘶哑的嗓音是张调传人的一个标识，但是，毛新琳老师的行腔却是在吴依清语间，用激情与内敛的制衡点刻画人物，叙述故事，其对于评弹传统音响做了快速生疏、激昂共鸣之外，应该还有观众的腔腔注入，音腔随转。这个韵是吴韵，它在声带的振动里，也在鼻腔的共鸣中；这个韵当为作品演绎音响的神，“如人的不离形相而又超越于形相之上的谐和而统一的“神”，它是江南水文化韵致的声响，也就是黄真虹先生所谓的“内美”。

相对于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以至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谨慎失败的生活况味来说，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一生锦衣玉食、富足安逸、逍遥自在，过着幸福祥瑞、与世无涉的生活，因此他的音乐风格美丽幽雅、意境安适恬静，充满了诗情画意。如他的钢琴小品《无词歌》，精美纯净、优雅华丽，如歌如诗，像鲜花上晶莹剔透的露珠，闪烁着温暖的春光，又仿如蜜甜似蜜，誊录着美好回忆的一篇篇日记，亲切温暖，听来惬意舒适而撩人幽思，犹如小溪在耳边汩汩流过；假如一定要在人权大曲集中找寻意蕴的话，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最恰当不过了，他的乐曲《仲夏夜之梦》，旋律流淌依丽，轻柔飘逸，其中“夜曲”·婚礼进行曲“缠绵缱绻，氤氲着明媚妩媚的氛围，谐趣快活，这是门德尔松 17 岁时与姐姐共同创作完成的。

门德尔松的音乐作品除了精美华丽、高雅丰盈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就是他的音乐仿佛一幅幅美丽幽婉的画作，譬如《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等，歌颂自然、咏唱生活，描绘天人合一的蕤蕤融融的境界，被人们誉为音乐创作上的浪漫主义杰出的抒情风景画巨匠，是莫扎特之后最完美的作曲大师，权威乐评家彪罗说，门德尔松善于把美妙的旋律纳入正规的古典曲式，是一个热情幽默自然的天人，一个擅长运用虚无缥缈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除了穆蒂所传授的具体技艺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演绎意大利歌剧，如何正确看待意大利歌剧以及与乐队的关系——不是我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而是我们一起去抵达作品的灵魂。

其二，依循唱调，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古语里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是说什么乐器都比不上人声的演绎。对于入声行腔的追求，是演奏家们永恒的主题。

在我的乐器认知里，唢呐是民族乐器中声乐的最佳仿制，且不说吹竹的精妙传神，且看它的构造，就可得知，感情支配下气流振动簧片的直接性。已经数次听左翼伟老师演奏了，但是每次都有其不同的韵味。该场音乐会的选曲是《月牙五更》，这是一首东北民歌。乐队的序曲过后，唢呐入声，搭腔直击胸膛，擎天而歌，它凄厉的声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辽东的地域性格，第二乐句前半句是第一乐句的重复诉说，左老师在首次表达的基础上加入了些许含蓄，让同一音乐材料的赏析有不一样的风味，而此种处理，在“五更”的反复中极为重要，人腔演唱，可以通过字音的腔韵改变，但是在唢呐中，它靠的只能是气流控制下的行韵转换以及编曲对于基调的改变，听到行云处，不觉为奏者较好；第三乐句是转，这种断气不断的人声表意方式，让唢呐仿若一女子，娓娓诉说，趁在身边。

当晚另一位依唱调行腔的精髓者当属汝芝，这是一个具有学人气质的演奏家，他不为闵惠芬先生“器乐演奏声腔化”的煽传手所。我深信，他在每次演奏唱腔类作品之前，都深究了其中声腔的奥秘。《梦断红楼》是根据越剧徐玉兰的唱腔《宝玉哭灵》改编的，这首曲目在爱情的泣诉里有悲壮、反抗的强音。汝芝二胡的腔韵随越剧唌字而走，一腔三折，其左手的手用工让听众心随声动，而处于原声腔句首的每个爆破音，都在奏者运弓的力度增减量得到了较好的对释。越剧是帮和性唱腔，在这首交响性的作品里，独奏乐器与乐队的配合尤为重要，首先解决的就是对原文唱腔熟稔于心，其次灼炼的是指挥对于作品的分配处理，当晚的演出，无论是爆发力的恢弘，还是喃喃私语的柔糯，都恰到好处。这场音乐，所传递的演奏韵致——器乐的声腔化，这一对于技术和艺术的卓越追求，也是奏者对于作品二度创作的“本我”解读，在海派演奏家传承里，得到最佳的见证。

其三，海派文化的韵致达成。

上海是座融贯中西、海纳百川的城市，在戏曲作品的音乐世界里，这一城市特征也得到了尽述。首先，《滑稽民间联唱》中，选择了苏滩的“苏斌调”和“打扁板调”、湖南民间曲调改编的“新青春调”，美国乡村歌谣味道的“妈妈不要哭”、民间小调风格的“苏武牧羊调”，这些选择，不仅表述了滑稽戏的风格，也传达了上海这座融贯中西的城市的精神。滑稽戏本身就是由“九腔十八调”各类音乐构成，但是在这上海这座城市里，又融入了西方音乐以及话剧、电影剧本移植和改编，但是，它依旧不改沪语方言的唱调，是海派文化在社会行进中做文化自觉的选择。

其次，苏北人沪的淮剧《大悲调》，改编自样板戏的民族管弦乐《乱云》都反映了海派文化包容的胸襟。

综上所述，江南水文化基砥与海派百川追求卓越的海城市警示，是该音乐会对于上海城市的韵致解读。如若再讲些韵外之致，则应该这是参演音乐会的本体了。该场音乐会以入声和管弦，或以管弦拟人声的作、编曲方式，对传统的曲牌做以交响性的民族管弦乐队程式，借“上海之春”之势，传承、推介区域传统音乐。这一策划的社会导向性效应，是不容小觑的，其后，助推此作的上海文广民族乐团的核心团队，可钦可佩！

音乐，可以这样美

萧牧

工丽精致的技巧，热情洋溢、乐思缜密，堪称精品中的精品。

聆听门德尔松的音乐未觉一丝忧伤郁感，悄然暗渡，有的是明朗璀璨、萧疏高洁，这与他的生活状态和深厚学养相关。他出生于富裕优渥犹太银行家家庭，母亲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与音乐才华，他自幼就被誉为钢琴神童，9 岁公开演出，并经常在其家接触社会名流和哲学家等音乐家艺术家，如黑格尔、海涅、韦伯和歌德等等，高朋满座、雅士云集，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耳濡目染，浸淫其间，自然受益匪浅。他一生生活无忧，事业辉煌、家庭和睦幸福，有一个美丽温柔、兰心蕙质的妻子赛西尔（她是牧师的儿女），这样的作品自然产生深邃隽永的影响。

不过世上万事总有不圆满之处，“人有旦夕祸福”，1847 年，门德尔松姐姐、音乐家芳妮在一次演奏排练时突然昏厥，几小时后香消玉殒。这对门德尔松无疑是肉体上精神上事业上的一次雷殛，他无法承受，不久，一缕音魂亦随之而去，终年 39 岁。

初夏的夜晚，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一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音乐会之一的“大梦东方”上海民族乐团演出季开幕音乐会，乐团艺术总监、指挥王甫建携手优秀中青年演奏家周楠、李伟、汤云理、唐一曼、金博、李宛慈、陆莎莎等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民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新年演出作品中的创意浓缩，为听众们展现了民乐的多样性；管乐与乐队《汲古》的宁静悠远；鼓、京胡与乐队《夜深沉》的刚劲有力；民族管弦乐改编《白云的微笑》的青春欢快……这些作品是“大梦东方”演出季的全新开端，也展现了对中国民乐做的诸多尝试和创新。

从音乐会曲目的选取上，就能看到本场音乐会的独特之处。著名作曲家唐建平先生的民族管弦乐新作《大地》第二章首演于本场音乐会。从民族管弦乐队浩浩荡荡的音响当中，使我们深深热爱着这片脚下的土地，强大的民族力量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上海民族乐团作曲家、演奏家赴云南采风而创作的女声与乐队《有个美丽的地方》，源于去年乐团赴新疆采风，掀起于乐团的音乐家们投身于民族音乐，并将其元素扎根于自己的创作当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阳光下那碧绿的无垠的树荫，和一旁流过的清澈河水，生动地展现了云南地区独有的美丽风光和人文风情。压轴曲目民族管弦乐《大梦东方》是选自《大音章》民族音乐会中的曲目。乐曲灵感源于远古的传说，八个打击乐演奏的塑造营造对追日的场景，像千古传说的壮士，民族的梦想之翼在这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中展开，飞翔在

这是一只翱翔于世界舞台之巅的东方夜莺，这是一场融中西声乐艺术为一体的视听盛宴！4 月 30 日晚 7:30，由蜚声中外的声乐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英带来的“莺歌燕语”个人独唱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上演。

偌大的音乐厅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音乐爱好者得满满的当，可谓座无虚席。其中不乏专业音乐学习者、知名艺术家和演奏家与资深乐迷。

本场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钢琴家、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张长喜担任钢琴伴奏，历时两个多小时，加上返场（两首），有曲目 19 首。大多短小精悍，却如囊括了清唱剧、歌剧、艺术歌曲等多种曲目类型。单从曲目数量来看和历来来看也可见歌唱家功底深厚。开场曲目《欢乐颂》选自贝多芬的清唱剧《弥赛亚》，钢琴伴奏奏诙谐调皮，像个欢乐的牧童在花丛间调皮地嬉戏跳跃。亨德尔的歌剧选段《让我痛哭吧》，使笔者为之一震，演唱者安静沉稳，其声线宽广优美，却又表达含蓄，旋律的大跳处理的细腻、柔和，不动声色，细腻者的声音质感，在诉说痛苦，却又超脱于悲伤之外。

在《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这首曲子上，歌唱家柔声细语、娓娓道来，以其醇厚优美的音色及十分得当的强弱拿捏，使得凯瑟比诺这首小在莫扎特歌剧里迷茫困惑的青春期小伙子的形象跃然纸上。罗西尼艺术歌曲《诺言》唱罢，现场掌声雷动。拉威尔的《练声曲》简明精致，但这首短小、细腻的作品难度却非常大，需要极高的声乐演唱技巧。不仅音准、节奏和声音的控制上要十分精准，还要把握作品印象主义风格声音的色彩描绘，在流畅的音乐线条中运用声音的色彩把控及各种技巧在不同段落中的“微变化”，以使之与音乐作品整体的艺术完美结合。以“精致追求”由纯净求柔美，由柔美求高贵，是弗雷音乐的基本特征。黄英演绎的弗雷的艺术歌曲《梦之后》，旋律温润优美，令人陶醉，

短暂的休息后歌唱家仍坚持给观众以热情高涨的表演，并在观众强烈的安可时又加演两首曲目。

黄英是活跃在当今世界乐坛的杰出华人歌唱家，她艺术生涯的足迹遍布歌剧、音乐会、电视、电影、唱片等各种艺术领域。她擅长花腔，尤攻巴洛克时期作品和莫扎特歌剧角色。她以柔和甜美的音色、灵活高超的演唱技巧，丰富纯正的音乐风格、激情生动的舞台表演，赢得了世界歌剧界同行、观众和媒体的广泛而高度的赞誉，被西方权威媒体盛赞为“中国飞来的夜莺”。从音乐艺术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多次达四次的谢幕，便可看出本场音乐会带给观众的正曲《梦之后》，旋律温润优美，令人陶醉，

参演“海上新梦 X·丝路畅想”有感

张 蛟

5 月 3 日晚，我的管弦乐作品《海与夜的诗篇》由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海上新梦 X·丝路畅想”音乐会演出，这是我的作品第二次入选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原创作品征集活动，感受颇多。

首先，我非常感谢上海交响所秉承的传播新人作品的理念、对年轻的作品作家、演奏家给予的鼓励、支持与肯定，同时也感谢创委会的各位评审对我作品的肯定。在众多的征集作品中，我的民族室内乐《浪·情》与管弦乐《海与夜的诗篇》得以入选两届“海上新梦”音乐会，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众所周知，作曲专业需要经历长期的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作品演出的实践，通过不断的修改，一次次将记写在谱面的音符转变为音响的过程，才能从中得到进步与提升。每一位作曲家的新作被首演都是一次挑战与全新的尝试。作为学生身份的我在，在这两次音乐会后的心情，激动之余还有满满的感谢。《海与夜的诗篇》创作于 2015 年，该作品的写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湾的诗作《次北固山下》中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在一次旅途经历中，我偶然体会到了这种“夜色已残，天将破晓”的意境，受到启发，更替与新的轮回引发了对“古”与“今”的一种新思考。

最后，再次感谢所领导的，使我们这个组织者与相关负责人，希望“海上新梦”音乐会在迎来第十个年头的今天可以继续前行，涌现出更多的新人新作。

时代的天空，更翱翔在不灭的时空，用音乐表达了民族传统坚韧不拔的精神。

下半场开始于手风琴与乐队《在巴黎的天空下》（选自《醉了千古爱——七夕节音乐会》），手风琴悠扬的演奏与民族管弦之间默契的配合，让音乐厅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浪漫而又细腻的气息。随后的民族管弦乐《云的微笑》（改编自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插曲），王云将其改编成用民族器乐编配演绎的方式，童趣味道十足，西方动画面的曲调在中国民族乐器中演奏，风格极具独特，使听众感受到音乐纯真的感染力，仿佛回到童年时光。

从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民族乐团为普及中国民族音乐而不断做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对于中华民乐博大精深文化的不断探索，期待“大梦东方”继续华美绽放！

「莺歌燕语」——黄英独唱音乐会

韩秋香